

佛門典要

佛祖統紀校注

[宋]志磐 撰

釋道法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佛祖統紀校注

[宋]志磐 撰
釋道法 校注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佛祖統紀校注 / (宋)志磐撰; 釋道法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1

(佛門典要)

ISBN 978 - 7 - 5325 - 6608 - 2

I. ①佛… II. ①志… ②釋… III. ①佛教史 IV.
①B9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87835 號

責任編輯: 劉海濱、李明權

佛門典要 佛祖統紀校注

(全三冊)

[宋]志磐 撰 釋道法 校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金壇市古籍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42.5 插頁 16 字數 816,000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000

ISBN 978 - 7 - 5325 - 6608 - 2

B · 790 定價: 14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佛門典要」出版緣起

法有興衰，道有隆替，中國傳統文化剝極而復之際，作為傳統文化之內核的儒釋道三教，其意義和價值被重估，乃至重新回歸人們的日常生活，為題中應有之義。而提供適合現代人閱讀的經典文本，是迫切的事。

在此我們選取佛教的基本典籍，中印兼收，不拘宗派，旨在擇其精要，合乎統貫，以求內契佛理，外應時機，故側重各家諸宗之大典及指示門徑之關要。或約請專家重新整理，或訪求成稿加以統合，無論世間聲名大小，但求有敬重之心、屬謹嚴之作。予以標點、校勘、注釋，形式並不拘泥，惟願合乎需要，順應因緣。

為編輯之方便，按體裁大致歸為經、律、論、史、集幾大類，但每冊並不標出門類名稱，僅在裝幀上有所區別。至於各書價值、選取理由、學習方法等則見諸各書前言。每年出版若干種，聚沙成塔，俾成系列，因名之為「佛門典要」云。

校注說明

一、中國佛教史學傳統的形成

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佛教產生於古印度的中天竺，在以後漫長的歲月中傳遍五印，向南、東南傳至今天的斯里蘭卡和東南亞，是為南傳佛教；向北傳至今天的西亞、中亞，折向東傳至中國，經由中國傳至朝鮮半島和日本，是為北傳佛教；近代以來，更遠播歐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隨著時空的轉換和社會文化環境的變異，形成了佛教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千姿百態的存在形式和各具特色的思想系統。在其發源地印度，佛教從佛陀時代一直傳續至十三世紀初（1203年），隨著伊斯蘭勢力的大舉入侵而告終結。在長達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歲月中，印度佛教學派紛呈，形態屢變，從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進而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分立，部派佛教二分為上座部與大眾部，再衍生出諸多部派，大乘佛教先後有中觀派、瑜伽行派和真言密教等。這一複雜的歷史發展過程，終究因印度人歷史觀念的淡薄，罕有詳盡系統的歷史記載，今人也只有通過流傳至今尤其是譯成漢文的古代印度佛教文獻尋其端倪。

佛教一旦傳入注重歷史書寫的中國之後，其境況就截然不同了。兩漢之際，佛教傳來，與中國固有文化經過數百年的融匯，終於與儒、道鼎足而三，一躍而成中國文化的主流之一，並最終普及社會上下，成爲民眾日常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雖然由於受到注重華夷之分的民族意識、修史的任務和取材範圍、以儒家思想爲主導的歷史觀念和政治意識形態等諸多條件的限制，在中國歷代官修私纂的各種傳統史書中，佛教歷史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映，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國歷代高僧碩德相繼不絕的佛教史著述，亦將中華民族重史的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觀各種大藏經的史傳部，自魏晉南北朝迄清，歷代皆有佛教史著述，佛教史籍非常豐富，且體裁多樣，大略而言，有目錄體、僧傳體、類書體、燈錄體、編年體、紀傳體、志乘體、筆記體等等，形成一相對獨立、自成體系的中國佛教史學傳統。

這一佛教史學傳統由來甚古。從漢魏到兩晉時期，開始出現記錄佛經翻譯情況的經錄以及記錄高僧、名僧事蹟的僧傳，是爲中國佛教史學之濫觴。到了南北朝時期，佛教中的有識之僧，爲了將佛法的知識普及於社會，開始自覺地借鑒和改造傳統的修史方法，在繼承前代撰述成果的基礎上，編纂了體例更爲完善、內容更爲豐富的佛教史籍，借助記述佛教史跡，以達到弘法的目的。至隋唐五代，佛教鼎盛，佛教史學得到迅速的發展。降及宋元，佛教史學最爲繁榮，其主要標志就是運用編年體、紀傳體編撰的佛教通史問世，其中，以志磐的佛祖統紀成就最高。

若以佛教史家而論，真正的中國佛教史學，實發軔於南北朝之慧皎，中經唐代道宣、北宋贊寧和南宋宗鑑等諸家，而大成於南宋志磐。

二、佛祖統紀的著述因緣

在宋代，天台宗與禪宗互爭佛教正統乃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歷史事件，其參加的人數之多、持續的時間之長，都為中國佛教史上所罕見；而緣於二宗爭衡所產生的著述，尤其是在發達的宋代史學影響之下形成的佛教史學著述，乃是最為寶貴的成果，在天台宗方面，志磐撰的佛祖統紀則是集天台宗史學著述之大成的巨著。

晚唐五代以至於宋，由於種種原因，禪宗一枝獨秀。入宋以後，天台宗傳至四明知禮，號稱中興。禪、台二宗形成對峙之勢，在義理和法統等問題上見解不同，尤其是圍繞法統問題展開的佛教正統之爭，乃為二宗爭衡的核心。在法統問題上，二宗的根本分歧在於：禪宗主張西天二十八祖說，認為法脈從不曾斷絕，不承認付法藏因緣傳的真實性；天台宗則依據付法藏因緣傳，認為只有西天二十四祖，金口相承的法脈至師子比丘遇難時即告斷絕。

禪宗法統說的形成，略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萌芽期，禪宗的南宗和北宗各自提出樸素的法統說，這是禪宗法統說的雛形；第二、發展期，禪宗的南宗各系對此前的法統說進行增益，

提出各自的法統說，這是禪宗法統說形成的關鍵時期，爲後世法統說的定型打下了基礎；^三、定型期，初由北宋法眼宗禪僧道原於景德傳燈錄中完整地提出以摩訶迦葉至菩提達摩爲西土二十八祖，以達摩至慧能爲東土六祖的禪宗法統說，並因該書的奉敕入藏而產生巨大的影響。後由雲門宗禪僧契嵩撰寫傳法正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和傳法正宗論，依據寶林傳等書，對禪宗的法統進行論證和釐定，從此，禪宗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的法統成爲千古定說。

與禪宗一樣，天台宗的法統說也經過了一個比較複雜的發展過程。與禪宗相比，天台宗在建立自宗的法統說方面，遇到的困難似乎更大一些，這是因爲，被奉爲初祖的慧文禪師，其禪法並非來自印度祖師的一脈相傳，而是遙接龍樹。而要證明這種傳承的合理性，取信於人，則並非易事，於是各代的天台宗高僧們就殫精竭慮，建立了金口相承、今師相承、九祖相承等多種法統說，後來由志磐總其成，建立起最爲完備的天台宗法統說。

由於契嵩在釐定禪宗法統說的過程中非議天台宗引以爲據的付法藏因緣傳，而其所著傳法正宗記等書又奉敕編入大藏，遂激起天台宗的抗辯，導致禪、台二宗長達二百餘年的法統之爭。在此過程中，在宋代史學的影響下，天台宗人借編撰史書以爭正統，由此形成了天台宗的佛教史學傳統。

最先出現的是北宋元穎法師所撰的宗元錄一書，主述天台一宗授受之事，自北齊至北宋元

祐年間，并附圖以繫道統。其次是南宋吳克己居士對元穎宗元錄予以增廣，取書名釋門正統，未及完成而亡。第三是景遷法師復取元穎和吳克己二人著述重加詮次，增立新傳六十餘人，書名宗源錄。第四是宗鑒法師續吳克己釋門正統成八卷，全書仿史記體例，而設本紀、世家、諸志、列傳、載記等五部。最後，志磐法師在宗源錄、釋門正統二書的基礎上，加以改編，並擴大範圍，依仿史記和資治通鑒體例，窮畢生之心血，終於編成佛祖統紀這部佛教史巨著。

三、佛祖統紀的流傳版本

像志磐這樣一位重要的佛教史學家，其人其書在元明以來的佛教界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若論其原因，可能與其過於強調天台的正統地位有關。自宋元以降，諸宗融合是佛教界的主流思想，而且佛教主要是禪、淨兩家的天下，天台宗僅是維持其不絕如縷的法脈而已，在佛教界沒有顯著的地位。故此，佛祖統紀以其強烈的天台宗派意識，自南宋咸淳年間刊行之後，即不斷受到來自禪宗的批評，直到明初方獲准入藏。

佛祖統紀的版本，最早當數南宋咸淳年間的初刻四十卷本即祖本（其時法運通塞志尚未刊刻，今殘存二十六卷，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影印本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254釋家類，齊魯書社1995年版），乃是明代諸大藏經本以及日本古活字刻本和卍續藏本、大正藏本的源頭。

佛祖統紀明初人藏之時，經過大幅刪補，如法運通塞志中儒、道二家之記載悉數刪去，增補元代之史事，大失本來面目。由此形成的藏經諸本先後有洪武南藏本、永樂南藏本、永樂北藏本、嘉興藏本、頻伽藏本等。此書傳入日本後先後有古活字本、弘教藏、卮續藏、大正藏本等。

據志磐在佛祖統紀通例明今述中所說，佛祖統紀最初成書時，有「四佛紀、四祖紀、二世家、十一列傳、一雜傳、一未詳承嗣傳、二表、三十志」共計五十五卷，但現存祖本缺損比較嚴重（現存一至二、四至十八、二十二至四十共計三十六卷，并且伴有缺頁、缺行、缺字等），而明初以後諸本普遍存在增飾、改動與缺損等情況。日本古活字刻本（浙江圖書館孤山分館藏本）、卮續藏本皆作五十五卷，與佛祖統紀通例明今述所說一致，但二本內容皆有增飾、缺損之憾（如第九、二十卷僅存卷首目錄，本紀原文遺失，第二十一卷則卷首目錄、本紀原文全部遺失）。大正藏本則以第二十一卷本紀原文遺失之故，徑直將原第二十一卷空目刪去，以第二十二卷以下次第上移替補，故作五十四卷。若就卮續藏本、大正藏本二者的內容而論，日本學者西脅常記先生認為，卮續藏本的底本乃兼具嘉興藏與日本古活本兩個文本之要素的「嘉興藏系統的文本」，優於大正藏本。

繼本書之後，雖也有續佛祖統紀（計二卷，收於卮續藏第131冊）一書之刊行，編者及年代皆不詳，其內容僅為增補列傳部分，所增補者為三十人之傳記。續貂之作，不足為論。

四、佛祖統紀的地位與成就

志磐，號大石，南宋天台宗山家派僧人，籍貫、生卒年均不詳。據其自述，兒時從學於儒者袁機先生，在文史之學方面有一定的基礎。出家之後，精通天台教觀。嘗住四明（浙江余姚）福泉寺，弘宣教綱。志磐平日又留心僧傳，愛好鑽研，早有修僧史之志。除了佛祖統紀這部巨著之外，志磐還著有宗門尊祖議一篇（收於佛祖統紀名文光教志），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六卷（收於已續藏第129冊）。以其著述的成就和影響而言，無論在中國佛教史上，還是在天台宗史上，志磐都遠稱不上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可是在中國佛教史學史上，志磐則以佛祖統紀奠定了其里程碑式的不朽地位，堪稱中國佛教史學的大成就者。

雖然歷代佛教史家皆欲通過著史來弘法護法，但光憑信仰的熱誠是無法編纂出優質的佛教史籍的。明末著名文人董其昌在佛祖綱目序開頭有這樣一段話：「余不佞，浮沉史局垂五十年，而知古今事，無更難於史者。無論正史難，即偏記小錄亦難；無論稗史難，即瓌語雜簿亦難；若更進而史天史地，又進而史仙史佛，自非以山河爲法身，以人天爲手眼者，未有能撮其要而薈其成者也。」在這裏，董氏指出了編修佛史乃世上極難之事。首先，要通過編纂史籍來記述這一悠久而複雜的佛教歷史誠非易事。其次，搜集佛教史料極其不易。第三，編出「信史」取信

於人極難。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採取恰當的修史體例把繁複的史料組織成一個嚴整明晰的系統，並運用典雅的文字敘述史事，方能使一部佛教史籍傳諸久遠。在一千多年的中國佛教史學傳統中，佛教史家們在傳統修史體例的啓發之下，經過不斷地借鑒和創新，形成了多種修史的體例，諸如目錄體、僧傳體、類書體、論書體、燈錄體、編年體、紀傳體、志乘體、筆記體等等，編纂出了大量的佛教史籍，其中不乏典範之作，諸如慧皎所著高僧傳的十科之設，而志磐所著佛祖統紀以紀傳體爲主，以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典志體爲輔，尤以體例精當、識見高邁、思想深刻而獨步古今。

首先，就其體例言，佛祖統紀的成就，既是在前人著述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同時又利用了宋代史學的最新成果，其特勝之處在於，「紀傳世家，法太史公，通塞志，法司馬公」（佛祖統紀序），把紀傳體和編年體成功地融於一爐。志磐將本書的本紀、世家、列傳採用史記的紀傳體；法運通塞志則用資治通鑒的編年體，敘述由釋迦出世之年到南宋端平三年三教盛衰的事蹟，以及諸宗互立的變遷。紀傳、編年雖是修史的兩大體例，但各有長短利弊。紀傳體中的紀是陳述大要，傳是詳言細事，表是列出年爵，志是總括遺漏。其利爲：巨細靡遺，繁簡得宜；其弊是：同一史實分數篇記載，且不能避免前代史實見於後章。編年體將史實按年月編列，長處是一目了然，無重出之弊；短處是主次不分，且不能看清同一史實的始末。爲避免二者的弊

病，宋代的袁樞創造了紀事本末體的修史法。志磐爲補救紀傳和編年二體的不足，特採用了紀事本末體的新修史法。撰寫歷代會要志，將佛教的制度及歷代興廢故實逐項詳述。

總之，在佛祖統紀中，志磐以帝王的皇統來比擬天台宗，以天台宗來統攝全部佛教，巧妙地運用了當時所有的修史方法，論其識見，論其全體的組織，此書都堪稱爲中國佛教史學史上至爲傑出的代表作。

其次，就其識見而言，志磐著述佛祖統紀，雖然其表面的目的是爲天台宗爭佛教的正統，而作爲一個具有遠見卓識和憂患意識的佛教史學家，志磐的眼界已不再囿於天台一宗興衰存亡的歷史，而是對整個佛法的命運倍加關切。

志磐的傑出之處在於，他運用本跡論的原理，由佛法之流變，闡明佛法之淵源；由佛法興衰之事蹟，顯示佛法真常之本地。他將一部紛繁複雜的佛教興衰史，看作是佛法妙道由隱而顯的過程。藉著敘述佛教的歷史而闡明由本垂跡、開跡顯本這一千古不易的佛法原理，以達成其弘揚佛法的最終目的，這才是志磐著佛祖統紀的內在動因和最根本的推動力。

志磐由對歷史的認識自然地轉到對當世佛教的關注。志磐生當南宋之末，當時的佛教經過宋代統治者的長期控制以及受到儒學的排抑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已經變得非常衰弱了。佛教不僅在政治上屈服於王權、學術上依傍儒學，不再有唐代佛教獨立自主的精神。更加糟糕的

是，由於教理、教制的高度世俗化等諸多原因，衍生出一些附佛法外道宗派，招致統治者的打擊，佛教時常因此受到牽連。面對佛教內憂外患的困難處境，志磐的應對之策，一是通過記載因果報應的史例，勸誡國君大臣們護持佛法；二是批判教團內部自損僧格的種種行止，提倡自尊自重的精神；三是對附佛法外道進行嚴厲的批判，試圖保持佛法的高度純粹性。

第三，就其思想而論，作為一部成熟的紀傳體佛教通史，佛祖統紀還蘊含著豐富的佛教史觀思想，這些思想主要包括本跡觀、感應觀、業報觀、末法觀和正統觀等。

其一、本跡觀。出身天台宗的志磐將本宗的重要理論本跡論充分運用在佛祖統紀的撰述中，用以論述佛教源流、三教關係和佛教歷史人物評價等重大的佛教歷史問題，在佛教史觀方面形成最爲成熟的本跡觀。佛教源流問題主要集中在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和法運通塞志這兩部分。志磐以本跡論爲據，詳述釋迦牟尼佛的一生化跡，意在由如來八相之跡，顯如來法身之本，旨在闡明佛的出現於世，乃是降本垂跡，垂跡的目的乃是開跡顯本。三教關係問題主要集中在法運通塞志中。志磐生當南宋之末，深感佛教屢受詆排，地位淪落，在所著佛祖統紀一書中，特立法運通塞志，採用編年體的體例，並記儒、道、釋三教的通塞之相。在法運通塞志序中，志磐從本跡論的角度，指出三教之間是跡異本一的關係。從本跡觀的角度來對佛教歷史人物進行評價，在佛祖統紀中比比皆是。對於諸如鳩摩羅什大師、智者大師、天台宗山外派諸師等

佛門高僧和諸如梁武帝、隋煬帝等護法君王這些在教內外影響巨大、評價人言言殊的佛教人物，志磐都從護持佛教的立場出發，嫻熟地運用本跡論來作出對佛教有利的解釋和論述。

其二、感應觀。感應之說見諸佛經，而以智者大師論述最詳。在法華玄義中釋「妙」字時，智者大師立本跡十妙，總論法華經所說因果、自他等皆具十妙。各種佛教史籍或專述三寶感應事蹟，如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三寶感應要略錄等；或單記一經一像的感應事蹟，如地藏菩薩像靈驗記和法華傳記、華嚴經傳記等；或於敘述佛史之際，兼載感應之事，如諸部高僧傳和通史類著述。對感應事蹟的大量記載，反映出佛教史家們普遍具有感應觀，志磐因為熟稔感應論，在佛祖統紀中采信和記述感應事蹟較諸其他佛教史家顯得更為合乎情理。

其三、業報觀。業報論是佛教用來說明各類眾生的由來、生存狀態及其生存環境的理論，是佛教勸善止惡、化導世俗的理論基礎，在佛教真、俗二諦的真理體系中，為俗諦的基本內容。業報觀是為幾乎所有的佛教史家所共同具有的一種佛教史觀，主要表現為，在絕大多數的佛教史籍中，都有對業報事蹟的記載，其中尤以作惡業受惡報的事蹟為最多。不僅如此，更有不少佛教史家，比如志磐，進一步用業報論來解釋世界的成壞、人類的起源與文明的興衰、釋迦佛教之生滅以及中國佛教法運的興衰等重大的佛教歷史問題。從佛教業報觀來看，世界的成壞，完全是由眾生自己的業力造成的，其中沒有任何神意的色彩，與其他主張神創論的宗教或神話傳

說迥然有別；人類文明的盛衰交替，生存環境的好壞變易，都是人類善、惡二業消長的結果；釋迦佛法住世，歷正、像、末三期而至於滅盡，也是眾生善法漸次減退所致；佛法傳入中國後，法運的興衰交替，也是由教內的廣大僧俗二眾和教外的國王大臣及諸大眾等的善惡業所決定的。

其四、末法觀。據大小乘諸經論所說，三世諸佛中，每一佛所說的教法流布世間，大都歷正、像二時而滅。諸經中有時開正、像二時，有時開正、像、末三時。據中國佛教界傳統的說法，釋迦佛法在世間的流布，先後經歷正法、像法和末法三時而最後完全消滅。關於三時之長短，眾說紛紜，難於一是。末法之說深深地影響著佛教史家們的史學著述，使得他們的佛教史著述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末法觀的烙印。從佛祖統紀的內容來看，志磐的末法觀非常鮮明和特別。首先，他主張正法一千四百年、像法二千五百年、末法三萬年之說，在所有諸家關於正、像、末三時斷限的論述中，唯以志磐所說三時的時限最長。儘管志磐將三時的時限大大地延長，並斷定當時正處像法，離末法時期尚很遙遠，可是，同樣是在佛祖統紀中，志磐卻多次使用「末代」一詞，認為當時的佛教已經處於末法時期了。這種末法觀上的自相矛盾，大概是志磐美好的願望與殘酷的佛教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所致。對於志磐而言，他當然希望佛法能長久住世，所以要想方設法將三時的時限延長。然而，面對佛教日益衰落的事實，志磐也不能不承認，佛教的末

法時期早已經到來。

其五、正統觀。付法之事，始自佛陀。佛所說正法甚深微妙，難信難解，至爲難得，凡夫眾生若能淨心信受，如法修習，必能獲得解脫，證得與佛一樣的正法。爲了保證稀有難得的佛說正法長久住世，利益眾生，佛陀經過慎重的考慮，除了將教法付囑諸菩薩、諸天、國王大臣等諸人眾護持以外，於聲聞弟子眾中，將教法付囑摩訶迦葉，由此開啓了佛教一代一人的付法傳統。以後代代付囑，代代相承，自然形成了佛教的傳法統系，這就是佛教法統的由來。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付法傳統也一併輸入。中國佛教的各宗派尤其是禪、台二宗，在宗法觀念的影響下，或稟承師說，或依據佛典，利用佛教中古老的付法觀念，建立起包括西天歷代祖師和中國諸祖在內的法統。在宋代，禪、台二宗又在正統觀念的驅使之下互爭正統，二宗內部各宗派也經常互爭正統。

就志磐的正統觀而言，約有兩個層次：首先，天台宗僧人援用正統觀念，編著佛教史書作爲與禪宗爭正統的手段，從元穎、吳克己、釋宗鑒至釋志磐，一脈相承。作爲一部與禪宗爭正統的佛教通史，佛祖統紀從書名到體例再到把天台宗的五時八教融入佛史敘述，處處彰顯天台正統觀。其次，在宋代的天台宗內部，由於對教理與觀心方面的諸多問題認識不一，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此形成了所謂山家派與山外派的分立。志磐出於知禮門下的廣智一系，屬於山家派的傳承，在佛祖統紀中對山家派的學說處處維護，對山家派諸師尤其是知禮破斥山外派之功多